

颇受称赞、成就很高的书法珍品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北黄冈市委宣传部

朱孝臧抄校本《绝妙好词》略述

葛渭君

《绝妙好词》七卷，弁阳老人辑。弁阳老人，是宋季遗民周密晚年寓居吴兴弁山之自号。周密不仅是宋之学者，也是宋之词人，以学者之目光、词人之情性选编《绝妙好词》，则无愧为宋人词选之最。故张炎《词源》云：“近代词人用功者多，如《阳春白雪》，如《绝妙词选》，亦自可观，但所取不精一，岂若周草窗所选《绝妙好词》之为精粹。”又云“惜此板不存，恐墨本亦有好事者藏之。”故历来传本绝少，元、明二朝鲜有传者，清康熙初，朱彝尊编《词综》时，仍未见及。惟虞山钱曾王述古堂藏有元抄本；毛子晋汲古阁藏有精抄本。嘉善柯南陔与钱曾王有戚谊，于康熙二十三年借录述古堂所藏元抄本，与从父寓匏及兄弟辈共订缺误，付之梨枣，刻本始得流传，后之白文本、笺注本皆源于此。而汲古阁所藏精抄本，因家道中落，未及刊刻。毛晋其子斧季标以银价二两出售，后为近人顾鹤逸所得，亦曾为章式之枕中之秘。现藏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室，二册七卷。卷末有朱孝臧跋尾。近年有关著作云汲古阁别藏有二卷本，此纯为误传，乃二册为二卷之讹也。

若以述古堂藏元抄本为祖本的柯南陔、高士奇刻本及查、厉笺本，与汲古阁藏精抄本相较，似汲古阁藏本为胜。如卷二《清平乐》“乱云将飞”一阙，元抄本署李泳词，汲古阁精抄本署李

鼎作，与《阳春白雪》同。又如卷七，元抄本收仇远《生查子》“钗头缀玉蚕”、《八犯玉交枝》“沧岛云连”二阙，而汲古阁本多一阙，分别为《玉蝴蝶》“独立软红尘表”及《生查子》、《八犯玉交枝》三阙。朱彝尊于《词综》编竟后，因只见柯本，而不见汲古阁精抄本，故跋柯本后云：“第七卷，仇仁近残缺，目也无存，可惜也。”后之通行本，皆出自述古堂元抄本。

述古堂所藏之元抄本，后有刻本流传。汲古阁原藏之精抄本只有抄本流传，而仅一独生子而已。其独生子即为民初朱孝臧之抄校本。朱抄本七卷，一册，前后无序跋。高二十三公分，宽十三公分，朱丝栏，八行，中缝印有“宏大号”三字。全书用纸稔串订，封面朱氏自署“绝妙好词”书名，书名下又双行署：“据汲古阁精抄本校。庚申大暑”。于此可知，朱氏抄校本臻于一九二〇年夏天，为纫芳簪陈运彰所藏。七十多年来，鲜为人知，惟江宁陈匪石先生曾见及是书，于《声执》卷下云：“朱孝臧曾见汲古阁抄本，据以校定，欲刊未果。”

朱孝臧是清季民初词坛泰斗，积数十年之功，遍访大江南北藏书家所藏唐宋金元人珍本、善本词集，悉心勘校，汇刊为《彊村丛书》。煌煌巨制，网罗之富，校勘之精，近世罕匹，为明季以来四大词籍丛刻之首。初刊于一九一七年，继后又二次增补，第三次补刻于一九二二年十月。其间朱氏何以未将抄校本增入《丛书》，而为纫芳簪所藏，则不可知。

若述古堂原藏元抄本，与汲古阁原藏精抄本互校，自是精抄本有胜于前。而朱氏抄校本则又为汲古阁精抄本所不及。如姜夔《法曲献仙音》“虚阁笼寒”下片，汲古阁精抄本：“问逋仙，今在何处。”彊村抄校本作：“何许”，眉批云“汲古阁抄本误”。检《白石道人歌曲》诸刊本及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、《阳春白雪》皆作“何许。”如此计有数十例之多。又其中凡汲古阁精抄原误，亦一一依别本作以改正，如高观国《金人捧露

盘》“念瑶姬”上片：“冷香梦、吹上南枝”，精抄作“吟上”；周晋《点绛唇》“草梦初回”下片：“移舟去未成”，精抄作“赤城”。词作者郑域、汤恢，精抄分别误作“陆域”、“杨恢”。朱氏抄校本皆予以更正，倒、脱字，亦作补正。可见抄校本之精善。

校词之业，虽发端于宋之罗泌校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，而为专门之学，则始于一八九九年王半塘与朱彊村合校《梦窗词》时。沈曾植《彊村校词图序》云：“盖校词之举，鹜翁造其端，而彊村竟其事，老益博而智专，心益勤而业广。”知言也。然一九八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借印夏敬观手批《彊村丛书》、《彊村遗书》时，未曾建议将朱氏抄校本《绝妙好词》附后，以公诸词林同好，至今引为憾事！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浙江省平湖市航运公司